

身边的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着劳动人民日积月累的智慧,更体现了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在文化多样性、信息全球化、渠道多样化、消费快速化的今天,非遗的发展面临着巨大压力,其保护和传承已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曾几何时,原本来自民间的非遗却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它们被写进书本里,摆入橱窗中,或保存于博物馆内,无形中披上了一层神秘外衣,给人高冷隔阂的距离感。

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年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383个传统工艺项目入选,上海有绒绣、龙凤旗袍手工制作技艺、徐行草编等19个传统工艺项目入选。本报记者在寻访过程中惊喜地发现,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优秀文化和制作工艺,仍然真切地行走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也留存着这座城市宝贵的文化记忆。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发现身边的非遗之美,感受历史的厚重……

徐行草编



黄草的新生命

摄影/本报记者 赵立荣 文字/本报记者 王柏玲



▲农户将收割后的黄草用手掌轻揉,使其柔软。



▲黄草收割季,农户们赶早出工,将一根根黄草从地里拔起。

一根小小的黄草,经过妙手编织,曾进过唐朝宫廷,也登上过上海世博会舞台,嘉定徐行草编这项始于唐代、盛于明清的传统技艺,带着古风遗韵,至今仍然活跃在我们生活里。

徐行古镇位于上海嘉定北部,地域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和气候比较独特的一部分,特殊的地理环境派生出一种叫黄草的丛生植草。当地人利用黄草杆茎编织成玲珑精致的生活用品,成为一方名产。据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考证,黄草编织成的拖鞋在唐代已是苏州郡的土贡。清康熙《嘉定县志》也有徐行“出菅履”的记载。

徐行草编的形成、发展,与原材料黄草的特性 and 处理方法有很大关系。长成的黄草可长达1至2米,曝晒后呈黄色,其叶名为草壳,芯子被称作花玉。无论是草皮、草壳还是花玉均具有光滑、柔软、纤维长、拉力强的特点。进行编织前,黄草需经去壳、开草、浸泡、劈丝、搓捻等多道工序,将草皮、草壳和花玉分离,剖劈成不同粗细的草丝,去其粗糙,留其韧性。用经此法加工的黄草编织出的成品纹理细密,色彩丰富,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

徐行人起初只是编织拖鞋(俗称蒲鞋),随着工艺的成熟,又设计出拎包、果盆、草篮、

杯套等日用品。曾有一度,上至翁媪,下及稚童,镇上人人操手编织。清末民初,随着洋人入市,徐行草编被转销至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其品种推陈出新,工艺日趋精湛。

从北上寻士大夫阶层认可,到飘洋过海获得西方市场美誉,徐行草编始终在学习和发展中积累、沉淀,通过细腻的编织技法、实用的造型设计、大胆的色彩运用,不断尝试新的可能。2008年,徐行草编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和其他许多传统技艺一样,随着时代发展,徐行草编也面临着传承和保护的巨大压力。

徐行草编是纯手工制作,无法形成规模生产,经不起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以草编为生的手工艺人已凤毛麟角,仅剩一些农妇闲暇之余编织草鞋和提包零星销售。草编技艺虽已有近千年历史,但由于黄草难以长期收藏保管,有代表性的草编作品只能看到图片,没有实物,也影响了传承效果。而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片黄草正在消失,草编原材料日趋匮乏。

针对这些问题,徐行镇积极制定方案,采取措施,为草编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注入新的活力:拨付200万元专款用于草编的扶持推

广;成立“草编传承人工作室”,扩大传承人队伍;设立“草编传习所”,满足普通市民学习草编的需求;进一步扩大黄草种植面积,增收黄草2000多公斤……

徐行镇“传艺春晖”草编展示厅也于11月正式对外开放,展出的120件草编艺术精品,既有传统生活用品,也有加入现代元素的文创作品,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传统工艺比赛获奖作品“花开富贵”草编花瓶以及复古时尚包等参与中国国际贸易进口博览会非遗展示的4件作品也在其中。

另一“大手笔”是创新合作。徐行镇与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多所艺术院校实现对接,与上海艺术品博物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不断寻求草编制品在创新设计、材质混搭以及应用领域的突破,大胆尝试将黄草与牛皮、塑料、竹子、漆木等其他材质融合,设计出锦盒、镇纸、屏风、台灯、钟表等草编新品,涉及现代生活中诸多方面。

“老技艺”注入“新活力”,徐行草编或将迎来新一轮发展。



▲草编艺人正在编织的图案在徐行当地被称为“升”,常织于孩童鞋底,寓意节节高升。

▲草编名师工作室编织能手在非遗传承人王勤(左)带领下研习新技法,创新编织各类草编精品。

▼农户们将收割后的黄草铺在地上晾晒,从空中俯瞰,好似一幅画卷。



▲“传艺春晖”草编展示厅中120件精品,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

